

歐陽予倩全集

柳尚昆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六卷

歐陽予倩全集

楊尚昌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大容

封面设计：麦荣邦

欧阳予倩全集

第六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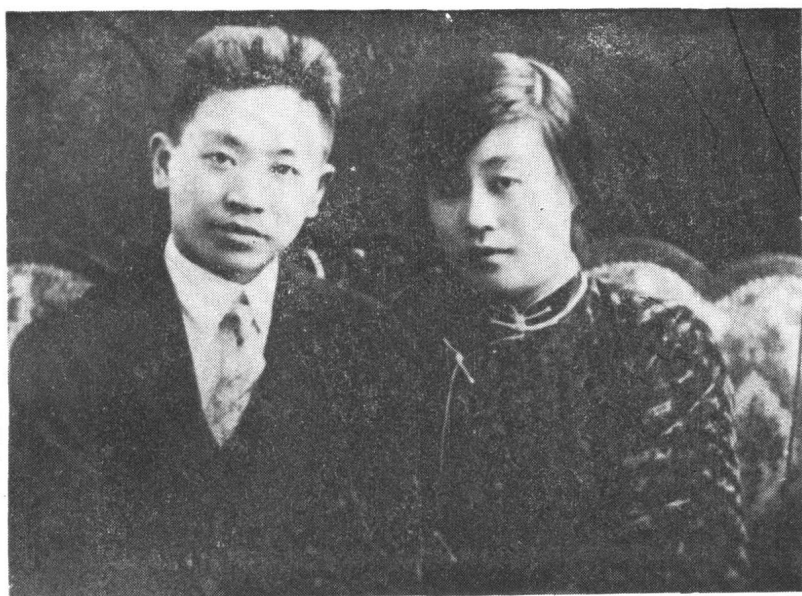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312,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册

ISBN 7-5321-0643-8/I·515 定价：7.20元



结婚 20 年与夫人摄于上海, 时年 33 岁 (1927 年)



12 岁在浏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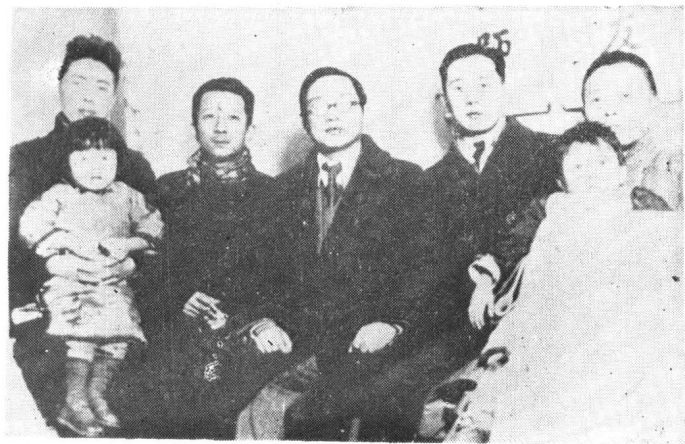
15 岁在日本成城中学



拍默片时和民新影片公司同人在一起，后第二排
右第三人为欧阳予倩（192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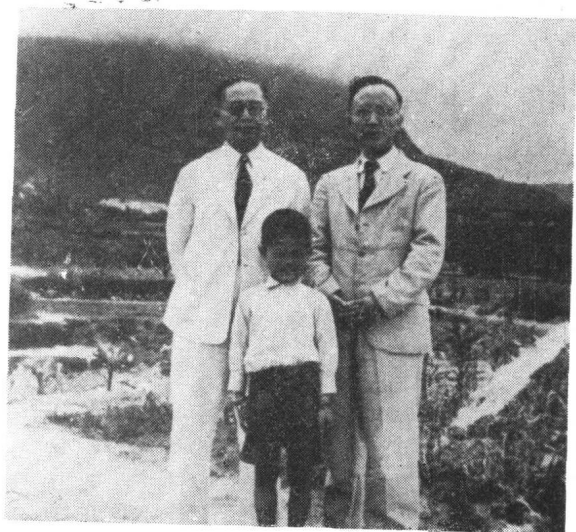


在自编的第一个电影《玉洁冰清》中扮演钱维德，
民新影片公司出品（1926年）



与应云卫、袁牧之、田汉、陈润泉等合影于上海
(1931年)

在香港与郭沫若在一起
(1947年)



在香港拍电影《恋爱之道》第一排左
第三人为欧阳予倩
(1948年)



与导演系返校同学合影第一排左第五人为欧阳予倩（1960年）



起灵时由郭沫若、沈钧儒、田汉等执绋（1962年）

（本全集照片均由中央戏剧学院摄影组供稿）

第六卷说明

本卷编入欧阳予倩同志 1928 年至 1958 年所写的回忆及自述文章十三篇，大体按文章内容的时间顺序排次。

《自我演戏以来》作于 1929 年，同年至 1931 年在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的《戏剧》杂志第一卷第一至六期，第二卷第一至四期连载。1933 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单行本。1958 年修订，1959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据修订本编入本卷。

《回忆春柳》、《谈文明戏》作于 1957 年，发表于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辑》第一辑。1959 年编入中国戏剧出版社《自我演戏以来》，据此版本编入本卷。

《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作于 1953 年，发表于 1954 年《戏剧报》创刊号。《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作于 1958 年。上述两文于 1959 年先后编入宝文堂书店《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作家出版社《一得余抄》以及中国戏剧出版社《自我演戏以来》。据中国戏剧出版社版本编入本卷。

《粤游琐记》作于 1928 年，发表于 1929 年《南国月刊》创刊号。

《八和剧员总工会与上海伶界联合会》作于 1930 年，发表于同年广东民国日报《戏剧》周刊第二十六期。

《后台人语》之一作于 1942 年，发表于同年《文学创作》创

刊号。

《后台人语》之二、之三、之四作于1943年，分别发表于同年《文学创作》第一卷第四、六期和第二卷第五期。

《电影半路出家记》作于1931年，1962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我要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作于1955年，发表于同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1959年先后编入北京出版社《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和作家出版社《一得余抄》。据作家出版社版本编入本卷。

《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为该所一职员所写，欧阳予倩同志为此文写了结语，原附录于中国戏剧出版社《自我演戏以来》，现据此版本附于本卷。

目 录

自我演戏以来·····	(1)
回忆春柳·····	(146)
谈文明戏·····	(180)
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	(239)
我自排自演的京戏·····	(266)
粤游琐记·····	(280)
八和剧员总工会与上海伶界联合会·····	(290)
后台人语(之一)·····	(295)
后台人语(之二)·····	(308)
后台人语(之三)·····	(325)
后台人语(之四)·····	(338)
电影半路出家记·····	(356)
我要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	(415)
【附录】 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	(419)
欧阳予倩年表简编·····	(436)
编后记·····	(458)

自我演戏以来

前言*

这是我前半生——从1907年第一次登台到1928年脱离舞台生活为止——的自述。是1929年在广东戏剧研究所的时候写的；曾于该所出版的杂志《戏剧》连载发表。当时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有的记错了；有的排印错了；有的措词不当；有的谦虚得不得体；自己没有校过。这次出版曾酌量加以订正，以求真实。有些不易明了的地方，一一加注，或补充说明。至于有关过去时期我的思想见解的部分完全照旧。总的看来，修订的部分很少，力求保存初稿的面貌：一来，有许多事当时记忆犹新，今天追述可能写不了那样生动；二来，如果要作为自传从新写过，那就要重起炉灶，我兴趣不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所以只好加以注释和补充说明，并把《回忆春柳》、《谈文明戏》、《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我所自排自演的戏》等文章附录在后面，以供读者的参考和对照。

作者 1958年8月

* 此系作者为修订出版《自我演戏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写的前言，所谈附录的四篇文章，均按写作年月先后收入本卷。——编者注

这是我前半生的自述，也就是我的忏悔。空在戏剧界许多年，毫无贡献，只剩下些断断续续的记忆，何等惭愧！追思既往，悲从中来，极目修途，心热如火！今后的记录当不至这样空虚吧！

童年的爱好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管得严，所以出外看戏的时候非常之少。祖母五十岁的那年，家里演过一次堂会，那时我不过十岁，看着红花脸杀出，黑花脸杀进，实在是莫名其妙。过后亲戚家里又演堂会，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佣人领我去看。——他是个戏迷，一天到晚的唱着，又时常和我说些唱戏的话——他指着台上演《梅龙镇》的花旦，对我说：“叫她回来当老妈儿领你玩儿吧。”我听了他的话，注视那花旦，觉得非常欢喜她。还记得那天晚上，又换了另一个班子，我就去看他们扮装，有两个人在那里画花脸，引起了我不限的兴趣，——我看对面的一个，用粉涂在脸上，再拿着墨笔一线一线地勾勒，我觉得浑身紧拢来，立刻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又觉得好玩，又觉得难过。一会儿被一个小孩子拉我去玩鞭炮，我便似从恶梦中逃出一般。从此以后，我觉着唱戏实在好玩，不是口里乱哼，就是舞刀弄杖的乱跳。有时就学着画花脸：我母亲本来会画，我就拿她老人家的颜色，大涂而特涂，弄得满桌满镜台污七八糟，自不用说，床上的毯子扯来作道袍，窗帘拿下来当头巾，鸡毛帚、帐竹竿无一不被应用。母亲的卧房就是后台，表演的地方却没有一定：有时在厅堂，有时在床上，有时便游行各处。可是表演尽管十分尽力，观客如厨子、保姆之类，都带几分厌恶。本来表演的功夫不甚纯熟，秩序也不甚妥当，弄坏

器皿，打翻桌椅，却是常事，也怪不得他们喝倒彩。他们有时急了，就叫我母亲。母亲从来难得为这些事打我，骂几句也就完了。可是有一次：我和妹妹、弟弟、表妹一齐玩，给他们都画了花脸，作大规模的游行，谁知胭脂用多了再也洗不脱，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丝毫不觉得，后来被母亲看见，骂着替他们洗，一个个花脸洗不干净，他们都哭起来，我便挨了一顿打。以后这类的事不一而足。我年纪渐渐地长大，便学着玩些音乐。有个剃头匠会拉胡琴，被我吵不过送了我一把二弦，学余之暇，时常拿来消遣。有一天，我向先生告假出恭，带了胡琴为伴，演奏起来，竟把恭务忘了。先君偶从学堂经过，不闻书声，四面一找，却听见咿咿哑哑的琴声从厕中发出。这一次我可吃了亏，被罚三天不放学，胡琴便始终没有学好。

有一次，母亲回外婆家去了，我和妹妹都闷得很，就把堂房的姑姑请过来一同玩。我第一个发起要唱戏，编演当然都是我一手担任。我穿上妹妹的衣服，带上母亲的勒子，头上盖起红窗帘装新娘，妹妹装新娘的母亲，姑姑装新郎。我们从出嫁起一直演到拜天地、吃酒席为止，时间费了一下午。我还记得别母上斩一节的唱词：“……拜天拜地拜神灵，但愿母亲多长寿。母亲福寿又康宁。……”原来我们那里盛行一种皮影子戏，小孩子常常爱看，这些都是从影子戏模仿来的。从出嫁起到拜天地止，我们都按着派定的角色扮演，一到请酒的时候，我们大家全变了客，将柜子里的干点心，厨房里剩下的冷菜，冷饭，全给搬运到一张小桌子上。姑姑说饭不宜吃冷的，我说热饭不像戏。又因为用真的竹筷子不觉得有趣，就从香炉里拔了一把香棒儿当筷子。舞台装置呢，有的是敬神的蜡烛，弄来点几对；尤其感觉兴趣的是找着一个可以钉在墙上的烛插。

天黑了，姑姑要回去了。我和妹妹手捧着蜡烛送姑姑，口里吹着唢呐，在天井的四围绕行一周，作为是走了几十里，然后才到了隔壁。一出大戏，就此结束。我作小孩子的时候演的戏，以这出为最得意，最精彩，这比平日和许多小孩子演操兵，演拿贼好玩得多。自从这出戏演过以后，我的兴味忽然引到武术上去。盘杠子、打枪，就把演戏的玩意儿搅了。

我从十二岁到十四岁专门做应试的工夫，经义策论之类，勉强通顺，就去赶考。另外请先生在家里学些英文。科举既废，我便随着祖父到了北京进学堂，不到一年，转学到长沙经正中学，读了一学期，就跑到日本进了成城中学校。

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过谭鑫培的戏，不懂。可是已经能看文戏——杨小朵演《翠屏山》之类的戏，很欢喜看。但听二黄不如爱听梆子。那时候因为要念书，很少出去，看的戏自然很少。尽管住在北京将近一年，连哼哼都不会；可是偶然学两句杨小朵的说白，颇为侪辈所惊叹，我自己也觉得我的嗓音比戏台上的花旦好得多。

那时候我和一个同乡的少年C君同就一位曾宗巩先生学英文，那个少年比我大，文词富赡，诗和小说他读得颇为不少。我从他那里才微微领略到所谓张生、崔莺莺、贾宝玉、林黛玉之流的性格。他常常对月吟诗，大约都是些含愁难诉的意思。我还记得有“惟有寒鸦稍识音”之句，那时我不甚能懂。他往往说对着月亮想哭，听见风声或是歌唱的声音，就不禁长叹。我以为这样才能领略诗味。他曾经在下课时候，拿红墨水搽在嘴唇上，教我做眉眼；“做眉眼”三个字，我是头一回听见，我因为完全不懂，所以不理他，他看见我太麻木，也觉得奇怪；但是我也多少受他一些暗示。有一晚，我叫人替我去买了一部《西厢》，翻开

来不甚懂。我因为想揣摩C君的滋味，半明半昧的拿着部《西厢》在灯下展玩，忽然听得隐隐有唱西梆子的声音，我便起身出去站在廊下，——那晚正遇着祖父到朋友家里去了，一个佣人在房里打瞌睡，我静听那断断续续如泣如诉的歌声，随着飒飒喇喇的秋风，摇着隔院憔悴的杨柳飞到耳边；长空如墨，从云缝里漏出的微光照见天在移动，纸窗背的灯火，也闪闪不定好像有鬼。我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子，有吃有穿，有长辈痛惜，那里来什么很深的感慨？可是我想起C君的话，觉得这个情景，应当要哭一哭才对；我便昂头向着天，又低头数着脚步，微微的长叹一声，演习一番诗人的格式，虽然哭不成，却也算附庸风雅，点缀得不俗了。可是那西梆子的声音却引起了我演戏的兴趣。我想：要能够像杨小朵那样搽着脂粉穿起绣花衣服上台唱几句梆子，够多么好玩儿呢？

然而那时候我专爱高谈革命：本来谭嗣同、唐才常两先生都是我祖父的门生，和我家关系最深，唐先生并是我的蒙师；我从小就知道有：《铁函心史》、《明遗待访录》、《大义觉迷录》诸书。谭、唐相继就义，那时我虽是小孩子，当然也不能不受刺激；到了北京，又遇着吴樾之死，颇激起一腔的热气，所以没有成小戏迷。以后我回湖南进学校，又到日本三、四年间，很热心地去走天桥跳木马，和人比拳角力；又欢喜闹酒，十七岁的时候酒量大进，能够一次饮白兰地一大瓶，啤酒一喝就是半打。到日本的时候，满心想学陆军，最羡慕的是日本兵裤子上那条红线。在成城学校做制服的时候，我便叫裁缝在我的裤上加一条白线，以为不像兵也要像警察，那裁缝始终不听，当我小孩子，向我笑笑罢了。日本兵穿的鞋子，满底上都钉的是铁钉，鞋面的皮，其粗无比，我每从鞋铺走过，总想买一双，好容易达到了目的。我

以为凭这一双鞋，就比其余的同学高明些。但尽管如此，终久因为眼睛有些近视，没能够进陆军学校，就是短衣镶边和大裤脚的海军学生制服——我最欢喜那个装束——也没法儿穿上。于是有人劝我学军医，便也可充准军人，但是也没有能达到目的。

光绪乙巳年冬，日本政府承清政府之意，对留学生发布取缔规则，全体大愤，我和大众一同回国。谁知到浏阳家里，就叫我要娶亲，我绝对不肯，以后毕竟还扭不过，招赘到丈人家里去。那时我有个决定的计划，是结婚尽管结婚，结了婚三天后，我就一跑。我家里为着这个事甚为着急，尤其是岳丈人十分担心，只有丈母娘似乎确有把握的以为不会；果然不出所料，我三个月还没有走。

我的妻子是很聪明能干的人，当我娶她的时候，她的诗文、绘画都比我高明，且极识大体而又好学。我和她性情说不出的相投，虽然是旧式婚姻，爱情之深厚，并不输于自由恋爱，且有过之。我打主意和她一同出洋，费尽周折，家里不肯，但是我始终不能不走，万般无奈，我还是一个人走到日本去了。这是多么难过的事啊！

走过上海的时候，被贼偷去了钱；到东京又感冒发了好几天寒热；病好了出去走走，找着许多旧时的同学，倒也高兴，可是我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渐渐地变了。

春柳社的开场

有一天听说青年会开什么赈灾游艺会，我和几个同学去玩，末了一个节目是《茶花女》，共两幕。那演亚猛的是学政治的唐肯（常州人）；演亚猛父亲的是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曾延年（曾

君字孝谷，号存吴，成都人，诗文字画都有可观，目下还在成都办市政报；饰配唐的是孙乾三，北平人，是个很漂亮而英文说得很流利的小伙子（回国后当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至于那饰茶花女的，是早年在西湖师范学校教授美术和音乐的先生，以后在C寺出家的弘一大师。大师天津人，姓李名岸，又名哀，号叔同，小字息霜，他和曾君是好朋友，又是同学。关于他的事且按下不表，只就茶花女而言，他的扮相并不怎么好，他的声音也不甚美，表情动作也难免生硬些。他本来留着胡子，那天王正廷因为他牺牲了胡子；还特意在台上报告给大众知道。我还记得他那天穿的是一件粉红的西装。

那一次评判最好的是曾孝谷。他住在北平多年，会唱些京二黄，旧戏当然看得多，日本的新派戏他算接触得最早。他和新派名演员藤泽浅二郎是朋友，这回的茶花女，藤泽还到场指导。

这一回的演出，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在北京时（1902年）曾读过《茶花女》的译本，这戏虽然只演第三幕一幕——亚猛的父亲去访茶花女，她忍痛离开亚猛——全部情节我都明白。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可是我心里想，倘若叫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会输给那位李先生。我又想他们都是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演戏受人家的欢迎，我又何尝不能演？于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戏的人，我向人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个社，名叫春柳。^①

看过戏不几天，遇见了一个上海相识的朋友。此人姓吴，名枬，字伯乔，一字我尊，常州人，他的父亲本在湖北作官，所以他也随宦到那里，曾经和管亦仲、程诗南、程君谋、瞿世英、唐长风诸氏组织票房。他会唱老生，以后他到日本留学，在取缔规则发

^① 原来我记的是演了两幕，实只演一幕。